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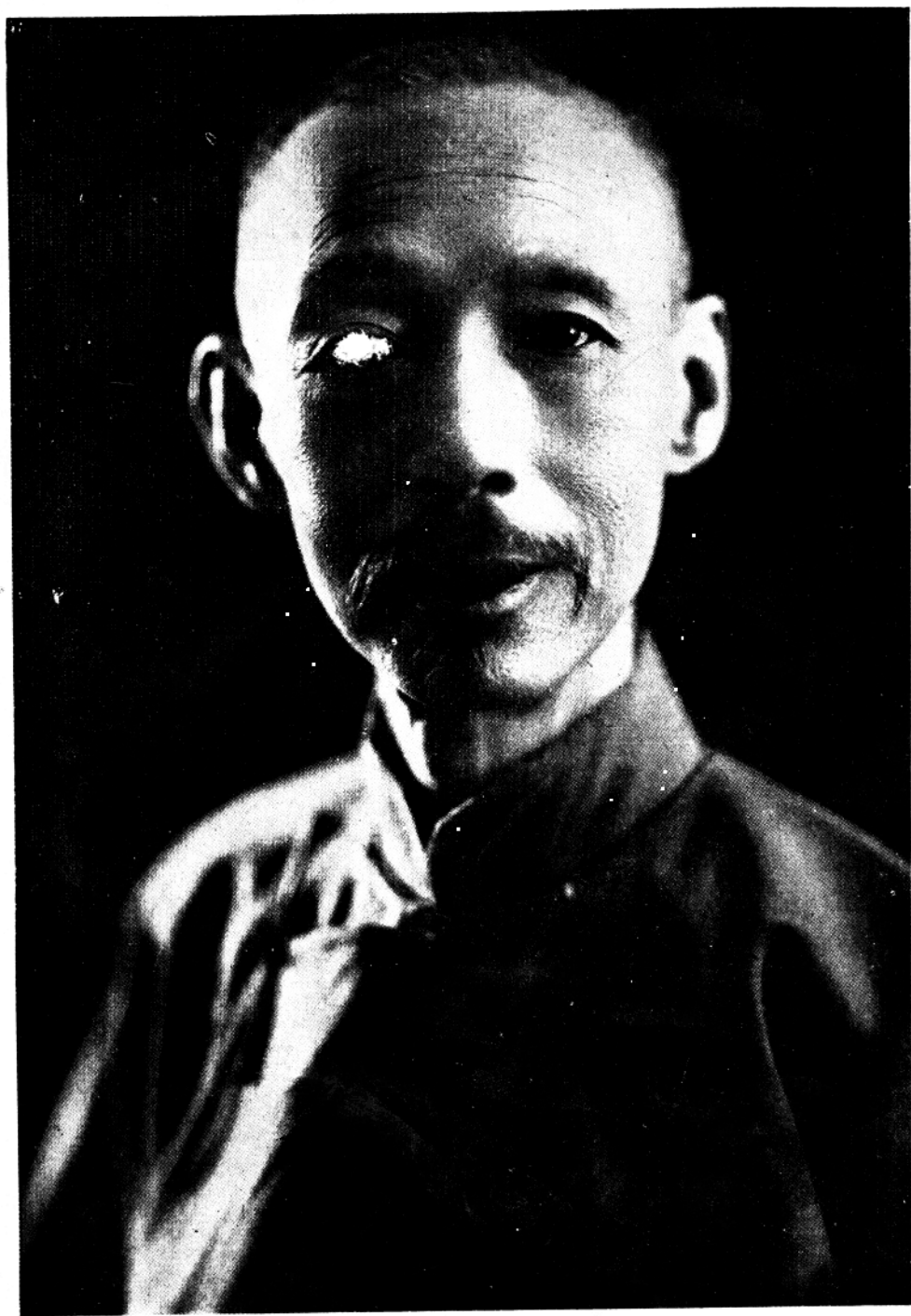
紀念特刊

陶道

曾孟樸先生紀念特刊

胡適敬題

東亞病夫曾孟樸先生遺影



無題四首次巢人均

祇求快意不求安，突兀愁腸湧萬歡，世網極天誰敢破，愛河連海古難乾；生憎鍛翮猶留骨，情願迴腸當納肝；墮落飛昇成底事，一堆龍漢劫灰殘。

伸眉忽縱駭人談，不死溫柔死不甘；萬事休提天有命，一心無住佛難堪；飄飄願傍于飛燕，蜨曲羞同未蛻蟬；霜裏月中雙宿慣，忍教對影說成三。

欲掬牢愁憑大千，人天有界願無邊，蓬山隔岸通鸞訊，星海橫流要鵲填。自許閒情具雄略，不妨奇妬出深憐；策助風月心兵在，輸與凡夫擲萬錢。

元龍豪氣百夫過，遮莫當筵喚奈何。避俗祇因圍綺羅，洗愁直欲挽銀河；一身傲骨將誰託，萬口讒言不畏多，我自顛狂人自笑，然脂瞑寫懷懷歌。

論國朝詩人絕句

此百首本做唐詩紀事例，還有詩人二百人，或每人一首或二三人一首，而詳引各詩人遺聞軼事，搜採極廣，分編爲八卷。稿始斷手，朱文川大令嘆爲必傳之作，將稿去，允爲付刊，迄未踐言，而稿留朱處。迨文川作故，此稿亦化爲烏有，索之不得矣。現僅存七八首耳，紀事則全失矣。

善卷洞裏前身夢，水繪園中春夜遙，最是消除湖海氣，楊枝度曲紫雲簫。（陳迦陵）

變態還從七子來，陶韋王孟細安排，能傳聲調千年

祕，已足牢籠一代才。（王新城）

風懷麗韻吾曾讀，刪却何傷秦岱塵，拚得持豚拋兩廡，英雄險語太欺人。（朱竹垞）

七分劍氣足雄奇，絕域山川要護持，四海論詩餘恨在，一生不識漢鏞詩。（洪北江）

能將沉厚羈馳縱，似此詩才合署仙，怪底登樓兼訪墓，一生低首李青蓮。（黃漢鏞）

草送劉禪甌莫艾，如斯風調異溫柔，奇文未許千回讀，占得詩葩第一流。（舒立人）

胸中柴棘萬千堆，（胸中柴棘，大卡皆國家經濟之害，江湖小試也。小治世桑麻之術，先生上吳侍郎書中自負謂說劍談兵事可哀，奇鬼妖禽收拾徧，狂來打個掌心雷。）

（王仲璽）

纂大仲馬傳竟即書其後並題畫像

豔曲當筵妙譽馳，平生應悔奧倫知，季長西第伯喈哭，一樣傷心入幕時。

豪情落拓三槍卒，哀史蒼涼巖窟王，（即 le conte de montchisto 日本黑屋淚香譯作巖窟王）遙想一篇初跳出，拂箋應讓梵荊娘。（梵荊娘，爲仲馬所戀之女僕一八四二年與仲馬成婚後終離異）

南鄉子題珊瑚園遺像

疊影武溫柔，拚要從今不注眸；魂會追尋心會記，難丟，紅繞冰綃凍不流。誰道此生休，也倚銀釵伴我愁；你自伴儂儂伴你，悠悠，倒無離恨掛心頭。

岸，不容山影一冲融。

金支翠蠹五雲低，蜿蜒東來萬目迷，春水一匯如鏡挂，羣龍齊向鏡中飛。

萬人歌吹午雲飛，兒女連橋笑語微，一隊旌鑣柳陰出，龍蛇風颭小王旂，（春社中另有小王社。）

忽然人語沸如雷，白袷兒郎出水回，（以小舟來往游觀，名搖出水。）擲

下紅旗頭不掉，第三橋外叫划來。（第三橋向湖邊橋名，搖旂爲多聲爲之。）號，指揮龍舟游弋，名叫划，

青山一角淡斜暉，簾幙闌珊劍影稀，忽引紅妝齊壓檻，（亦社）燈艦護神歸。

東舫西船任水流，纔逢忽別費凝眸，分明再要迎郎面，更出一回水轡頭。（歸舟必往來游弋數次，名水轡頭。）

郎如拂水巖頭石，怕淦東風飛上天，妾似西門灣裏壩，明明斷却暗仍連。

映川燈火較星多，打漿歸來緩緩謳，一桁西莊涼閣子，（南門外地名，同舟必經此，臨水多水閣。）棗花簾下看船過。

側帽年年混綺羅，酒闌人散奈愁何，他時畫舫成新錄，此是西湖水調歌。

悼珊六首

蕭蕭落葉逼黃昏，三尺桐棺萬里魂，愁到天翻不相識，眼看人去了無痕。錯疑小別將歸棹，準待宵回不掩門，夢醒忽驚真個事，錦衾一半總難溫。
（當時兩人一時俱病，勉強成禮，）早初來廚下作羹湯，合卺杯盤扇鵲方；

讀鴛鴦難到底，何如鸞鳳不成行；短緣潦草星雙匝，萬事包含淚一眶，羅帳四垂銀燭黯，何堪重上合歡牀！

切利宮中舊采芝，璇璣圖外獨褰旗，背吟一卷長離集，（璣圖喜語王采芝）聞繡雙星怨別時，（嘗製銀漢詞，繡詩每背誦之）略解風騷能損壽，看來兒女總宜癡；而今斷簡零編意，盡是紅冰碧玉詞！

秣陵一棹探秋還，病肺相如怯體孱；暗怨工愁腰帶緩，偷藏惜別淚衣斑，簪花懶插霜前葉，搗藥頻開月午關，（予病時時時視藥一夜輒三四起，予強止之不聽自此病益深矣）贏得衛生今健在，夜深孤影弄遺環。

滿院秋花露未乾，巫陽人去玉簫寒，明知瞑目萬緣寂，過此傷心一霎難，生有離愁甘做鬼，死無可語勸加餐，（璣圖謂予曰，我死君勿過悲宜強飯以慰重闈，及解脫之時每見予叩問飯否。）匆匆十四月中事，并作今朝淚一團。

痛絕嬰魂掌上呼，悼亡時候誅金瓠，（璣圖卒後，未及兩月，小女亦以急驚而殤）心慚瓊玖三生託，腸斷靈簫一脈無，此去祇應娛鬼母，再來何處認明珠，空期夢裏天親聚，夢醒華鬢附故吾。

山塘晚步

殘鴉橫墨點斜暉，秋浸山容酒半醺，何處畫船籠一掩，美人如月客如雲。
一鈎斜月柳絲絲，破楚門東燈火遲，却憶秋棠紅滿地，女膝墳上落花時。
幾行斷雁亂雲西，葉滿空山水繞溪，天自淒涼人自醉，吹簫直下白公堤。

搖尾高門來如市。上不重士士自輕，習慣不覺忘其始。投筆忽歎戎狄驕，棄儒書生長往矣！吟哦聽此萬蠅聲，公等雖多不如已，安得上書聖明君，取士不貴珣璚技。天寒江海蟄龍蛇，日暮深山蓄杞梓，白衣徒步登金階，花門勢面驚彤矢。男兒快意動千秋，何用毛錐換貂珥，君不見蒼松古柏盤屈于雲霄，安能局促泥塗日與荆枳比！

京口酒樓歌

京江樓頭秋柳黃，京江樓外秋波長，公無渡河風正狂，欲行不行且盡觴。金焦兩點爲賓客，龍女江妃歌按拍，醉開强弩射飛濤，狂把天犀照幽魄。我有奇氣冲斗牛，我有奇文三峽流，河伯大笑迴夷怒，江豚吹浪醒滄洲。我聞岷峨倚落日，長江如綫穿崖出，千回百折勢鬱盤，萬里一瀉滔天寬。人生萬事江流水，時乎時乎聊爾爾。君不見膚寸忽作垂天雲，酒徒長揖干時君，願吸西江斟北斗，夜踏鼉鼉撒波走。

李花篇（隱諷慈禧寵李蓮英事——編者按）

幽州三月春如潑，李花開滿東西陌。種從小院嬌難勝，飛入華林澹無迹。華林日暖鳳樓高，抱月侵雲近紫霄，鏡殿懸圖圍蛺蝶，瑤台張繡擁櫻桃。瑤台鏡殿春無歇，瓊藥蟠根向仙窟，漠漠晨翻五廟煙，溶溶夜臥三阿月，可憐煙月太猖狂，飄拂長揚繞建章。欲共梅心見天地，却隨柳色亂青黃。柳花瘦削人如夢，梨花院落雲陰重，春聲六院嘯銀鶯，小語九天喻白鳳。六院傾脂伴玉

眞，九天剪綵綢芳宸，裝成禁藥千門雪，占得蓬萊一段春。春光不分瓊樓隔，金輪常與護瑤魄，君不見楊花撲眼癡若雲，李花却比楊花白。

都城酒樓放歌

長安花比江南好，但恨開遲落何早，落花辭客欲言愁，客愁如花不可掃。綠陰如許客將歸，馬蹏蹏踏香塵飛，酒幔高樓倚城出，樓外榴花紅綻肥，對花飲酒酒新熟，以酒澆客客愁促。十丈塵中幾斛才，乾坤何處青我日！天子猶龍巨似鷲，諸公共戴堯幃寬，滄海波濤隔萬里，醉鄉日月儲千歡，銀缸葡萄湛琥珀，吳兒倚闌點梅額。河山斗大入籠來，倒映杯中一泓碧，柳葉纔絲荷疊錢，斜陽送客搖歸鞭。障扇羞見西山笑，去來骯髒真可憐，此去長風經溟渤，回首皆昏暗雙闕，安得倒翻萬頃波，洗伐塵埃換毛骨。

湖橋竹枝詞十二首

李王廟上柳飛棉，尙父湖頭浪拍天，三百年來如一日，太平春水賽神船。

湖山花柳畫難成，預計今年要出城，一色春衫新樣錦，曉風歷歷亂剪刀聲。

郎出南門姜向西，分明勞燕兩邊飛，出門一笑通眉約，大壩前頭要會齊。（大壩頭前門外地名，龍舟會集處）

牙橋銀榜列西東，響屨分明水驛通，羅綺四圍花兩

岸，不容山影一冲融。

金支翠蠹五雲低，蜿蜒東來萬目迷，春水一匯如鏡挂，羣龍齊向鏡中飛。

萬人歌吹午雲飛，兒女連橋笑語微，一隊旌鏡柳陰出，龍蛇風颭小王旂，（春社中另有小旂。）

忽然人語沸如雷，白袷兒郎出水回，（以小舟來往游觀，名搖出水。）擲

下紅旗頭不掉，第三橋外叫划來。（第三橋向湖邊橋名，搖旂爲多，衆家爲之。）誠，指揮龍舟游弋，名叫划，

青山一角淡斜暉，簾幙闌珊劍影稀，忽引紅妝齊壓檻，（亦社）燈艦護神歸。

東舫西船任水流，縱逢忽別費凝眸，分明再要迎郎面，更出一回水轡頭。（歸舟必往來游弋，故次，名水轡頭。）

郎如拂水巖頭石，怕趁東風飛上天，妾似西門灣裏壩，明明斷却暗仍連。

映川燈火較星多，打槳歸來緩緩詞，一桁西莊涼閣子，（南門外地名，同舟必經此，臨水多水閣。）張花簾下看船過。

側帽年年泥綺羅，酒闌人散奈愁何，他時畫舫成新錄，此是西湖水調歌。

悼珊六首

蕭蕭落葉逼黃昏，三尺桐棺萬里魂，愁到天翻不相識，眼看人去了無痕。錯疑小別將歸棹，準待宵回不掩門，夢醒忽驚真個事，錦衾一半總難溫。

初來廚下作羹湯，合盞杯盤扁鵲方，（婚時兩人一時俱病，勉強成禮。）早

識鴛鴦難到底，何如鸞鳳不成行；短緣潦草星雙匣，萬事包含淚一眶，羅帳四垂銀燭黯，何堪重上合歡牀！

切利宮中舊采芝，璇璣圖外獨舉旗，（壽製銀漢詞，微詩每背誦之）背吟一卷長離集，

間繡雙星怨別詩，（壽製銀漢詞，微詩每背誦之）總於手帕，略解風騷能損壽，看來兒女總宜癡；而今斷簡零編意，盡是紅冰碧玉詞！

秣陵一棹探秋還，病肺相如怯體孱；暗怨工愁腰帶緩，偷藏惜別淚衣斑，簪花懶插霜前葉，擣藥頻開月午關，（子病時珊圖視藥一良方三四起，予強止之不聽自此病益深矣）贏得衛生今健在，夜深孤影弄遺環。

滿院秋花露未乾，巫陽人去玉簫寒，明知瞑目萬緣寂，過此傷心一霎難，生有離愁甘做鬼，死無可語勸加餐，（壽圖訓子曰：我死君勿過悲宜強飯以慰軍，及解脫之時每見子叩問飯否。）匆匆十四月中事，并

作今朝淚一團。

痛絕嬰魂掌上呼，悼亡時候誅金瓠，（珊圖卒後，未及兩月，小女亦以急驚而殤）心慚瓊玖三生託，腸斷靈蕭一脈無，此去祇應娛鬼母，再來何處認明珠，空期夢裏天親聚，夢醒華髮脂故吾。

山塘晚步

殘鴛橫墨點斜暉，秋浸山容酒半醺，何處畫船簾一捲，美人如月客如雲。

一鈎斜月柳絲絲，破楚門東燈火遲，却憶秋棠紅滿地，女媧填上落花時。

幾行斷雁亂雲西，葉滿空山水繞溪，天自淒涼人自醉，吹簫直下白公堤。

態也。偶及婚事，則變色而作，余夫婦尚誤爲兒女羞澀之常，不知其忍痛含悲，甚於慟哭矣。德平時以婚媾故，避嫌不至外家，此次內子之歸甯，德忽堅請同行，既至卽病，病所臥牀，卽其未婚夫易簀之牀也。病中恆懸懸於此事，一日忽顧余曰：「茲事奈何，爺何以處女？」余忽會其意，卽答曰：「我必徇汝意爲之」。德曰：「眞乎？」余曰：「父甯誑汝」。德領首者再，蓋其守貞不嫁之心，至是決矣。以今日痛定追思，綜德之生平，事親孝，兄弟友愛，接物以慈，自守以貞，勤學好善，自幼迄長，幾無一告之可求，若非生有自來者，能若是乎？然則人縱不信，我終信之矣。德之歿也，我既奇其言而哀其志，乃徇妻兄沈祈齋夫婦之請，歸其遺軀於沈氏，與其未婚夫合葬於祖塋。爰擇於十月十九日爲之設奠殯送，且卽以是日爲冥婚之期。卑幼之喪，不敢言訃，願以其言既足以闡發出世之學，而其志節亦尙不背世教，遂撮其梗概，揮淚而記之，惟冀宏達君子，錫之文藻，加以闡揚，庶幾生者少塞舐犢之悲，而死者亦藉此獲宣流至教之功德云爾。德字亞羅，小字得安，常熟曾孟樸之女，許配歸安沈祈齋之次子。存年二十二歲，以民國七年八月十二日歿於吳縣沈氏寓次，并附記於此。

祭亡妻汪孺人文

嗚呼我妻，人孰不死，死各有宜，苟得其宜，夫奚足悲，惟子之死，我心慟焉！人謂佻巧，召死之由，子之行

止，莊而不浮；性情剝削，云乖生理，子之爲人，曷嘗有是；多言嘻嘻，鬼神所忌，子靜而默，口未嘗肆；子之作事，終始若新；子之愛物，出於天真；撫子生平，無可死處，既無可死，曷今我去，禍淫福善，天道然歟！自子歸我，十有四月，事上接下，靡有疏忽；我懶於事，子肯代之，我躁於性，子能耐之；耽思致疾，子恆戒我，放言召謗，子每諷我；我善狐疑，子藥我決，我多憂慮，子解我結；惟我與子，互爲臂肘，雖曰嘉耦，實是良友，一旦長離，我將安依，想子泉下，亦常歔歔。猶憶今秋，我歸秣陵，兼旬暑疾，神消精沈，子慮我弱，懼不永年，謂我苟亡，子必我隨，何圖斯言，未逾百日，我病方痊，子影已失。嗚呼我妻，子胡可死！我父我母，以女視子，子今長往，豈親所喜！更念外舅，擅書無寄，賴子無恙，稍慰厥志，自子嫁我，尙未一見，孰料從此，曠焉不面！子之賢母，生子而亡，有姊二人，先子而殤，方幸天心，留子慰親，豈期今日，同歸委淪，九泉相遇，能不悲乎！嬌女呱呱，生纔廿朝，未識母面，何忍遽拋，嗚呼我妻，子胡可死；與子結褵，雖云一祀，中間阻隔，又復虛擲，屈指終始，日不三百，早知若斯，恨不當時，并日兼夜，與子莫離。嗚呼我妻，子死何往？若不我忘，請示我象。我今尋子，望三之軒，但見遺物，飄零滿前；我將訪子，故樓之上，曷爲所覩，迥非昔狀。我冀與子，魂夢纏綿，偏此長夜，令我眠。嗚呼我妻，子曷昔異，昔與子言，我譬子欸，今我哭子，不聞子嚙；昔我他歸，笑逆我庭，今我撫棺，曷不呈形。嗚呼我妻，從此長辭，此生休矣，他生何

知！我今酌酒，忍淚告子，子不再生，我未可死，我有重聞，當戀厥生，我耽造述，竊冀其成。惟此嬌女，子實佑之，存此一脈，以慰我思。茫茫紉絕，迢迢桑榆，不知何日，相覲泉塗！

哀楊叔嶠文

已矣楊君，去今何之，罕生云遊，國子以悲，元伯告亡，巨卿長懷，委化順命，亦用哀思，矧嬰大戮，痛何可支！婉孌就憲，從容申義；古之致死，身死名垂，今君之殞，質毀聲虧。其質伊何，瓊瑰玉佩；其聲伊何，冒世大試，天獄自允，寢哭敢違。爰我簞仕，及君傾蓋，形影冥符，軌迹交繪；晝煎宵盤，子呼我嘅；君以冲粹，篋我奮發，謂剛召折，謂芳叢害；君韜其光，君斂其鏐，詞語百車，君執其鑰，智略彌天，君戢於棗，憤言仇行，或未招殃，曾謂貶抑，而適自戕；君昔訓故，典午之史，一代禍戒，操籌可記，逸民武庫，卒傾於市，茂先雙劍，乃以自禍，巨山匿廚，景純簞簪，機雲文望，鶴唳在耳，潘石詩識，白首相視，樹下爲鍛，稽康以死，水中見蟹，解系不祀，潮厥遐軌，援鏡可鑑，奈何不懲，而身呈陷。害萌未朕，聞君戒行，胡爲遲回，以埃殖烹，塗蘭委翠，壑桂葆郁，倘辭驟榮，而追幽躅，日月懸朗，定垂曲燭，若明若昧，載溺載沉，自貽伊戚，夫復何論。在昔董班，盡哀李固，亦有興宗，僧綽是賻，咸冒司隸，不昧雅故。恨未白衣，送君藁街，左章右鈇，掃血掩骸，掬淚莫揮，陳詞孰

聽，淒望宿草，永哀靡罄！

鎮南關

鎮南關前陣雲黑，夜來忽報胡兵入，都護亡歸州伯逃，倒捲旌旗萬人泣。當今赫赫馮將軍，中興曾建雲台勳，甘泉宮裏拜新命，飄然萬里來如雲。敵人恃勝忘兵詐，野廬埋甕沉沉夜，欲踏長安伸脚眠，那知飛將從天下！句溪月落風淒淒，銜枚不聞奔馬嘶，飲刃猶看杯在手，及鋒乃驚槍倒提；蘇公忽從關外至，合圍偏裨皆應爲，鸚鵡山頭草木腥，馬龍江上波濤賦。陸壘水漂存者稀，降旗卓處頭顱飛，殺降軍志有明戒，怒馬一縱誰能羈！我朝尙德不尙力，羈縻屢緩髮衛殛，偉哉一戰成奇功，紀功誰與鴻筆銘。崆同虎門之辱津橋恥，一洗萬古愁雲空，書生無事草間伏，起舞中宵脫弓韜，不能草檄隨雕鞍，凱歌自擊漸離筑。

赴試學院放歌

丈夫生不能腰佩六國璽，死當頭顱行萬里，胡爲碌碌記姓名，日夜埋頭事文史！文章於道本未尊，况僅揣摩取金紫，笑我今亦逐隊來，未能免俗聊復爾。試官高坐吏兩傍，萬人屏息鵠而俟，高唱誰某應若雷，綠壁東西蟻如蟻。捉襟袖袖搜索勤，功令不許攜片紙，國家重士等瑤璣，重士尤須養廉恥，奈何受辱皂隸手，視之直如盜賊耳！方今士習亦少衰，食齋不甘食肉鄙，蜚金昏夜不避人，

間，與寒暑燥濕冷熱相搏拄，人靡不痛苦我，其實我無苦且樂也。奚樂乎？樂脫客廬而還歸途也，樂受暫死而得永生也。我此時神識炯然，大似有好之錢，前後洞燭矣。汝曹駭我言乎？誠語汝，我非死，歸也。以宿分論，我歸宜生三十天，願以染世芒昧，忽焉忘所自，不信至教，茹腥膻，犯殺戒，坐是退失彼天，生四王。四王在諸天中與人間世最密邇，君臣也，男女也，嗜欲也，悉與人間世同；所異者，人間世多煩惱，四王惟有快樂，人間世咸癡闇，四王無不明慧耳。噫嘻，此非吾女德遺世前十日訣衆之言乎？德之病劇也，以八月二日之夕，於瞑眩中忽憶然醒，遣婢嫗徧召姨姪兄嫂及舅家之女兄弟，羅而致於榻次；弗及父母，匪弗及，以余與內子固長日不離德也。衆至，咸愕顧不知所爲，德則欠身半坐，倚枕作淺笑，目圍衆一周，若慎而後發其笑人之齒。其容款款，其音冷冷，其言則榮榮若貫珠，非夢囈，非亂命，謂爲雄辯家之演說，無甯謂爲古大德之說法似也。語少間，忽呼其舅氏之亞女名雙慶者曰：「雙姊前，我語汝，我將去之，願未去前不能無一語以遺姊。姊體厚而多思，思惱萌也；姊今尙無婿家，然終必嫁，夫嫁隨根也。我勸姊，嫁婿而賢，固大佳，愚也亦安之；婿而美固可惡，醜也庸何傷；賢愚美醜皆軀殼上事，靈魂無與焉；所宜鑒而不舍者，靈魂之修飾耳。幸勿信形神俱滅之說，以自誤者自殺。須知人世修一分福德，離世時靈魂即得一分享用，現在離一分罪惡，未來界靈魂亦受一分痛苦，如天釋然，無殊黍之低昂，我今知免矣。知而秘之，非所以愛姊而覺衆也」。語次，且

笑且堅索其手，握之曰：「別矣，勉旃！」雙慶聞語，忍淚不禁哭出聲，屋之人皆哭，德仰面笑曰：「癡哉哭也！我無以勸惟笑耳。且雙姊奚悲爲，別暫也一。嫂氏適以藥進，背首匿其淚面，德搖手止之曰：「我今無需此矣，嫂毋勸，以我視嫂，與世緣亦淺，幸念我言，沒沒修德以助長靈魂之苗，五年後或相逐也」。衆悚然毛戴，或又疑爲妄，呈於色，德微覺之，即顧衆曰：「姊等狂我乎？其實適所言皆實也。我今雖與姊等同處此空界中，顧姊等譬有薄膜隔之，我則破此膜而出，當然無不見矣。我願留此返照世界之衆，不恤以苦口婆心等一般沉迷之善女，脫等之熱狂譫癡則誤矣誤矣」。德之言，余與內子固一一聞之，第言愈奇而心乃愈痛，既賦且悲，審爲不祥。內子急前慰之曰：「汝病少瘳毋多言，多言傷神一。德注視其母良久曰：「女去，娘則奈何？我見娘，我無言矣」。於是出兩臂縮母項吻其頤，微歎曰：「一休矣，廿二年母女盡於一吻！此時內子與余奇痛澈心，悲不可仰，而德又要余手堅握不釋，余勉誡之曰：「汝向軒新學而輕宗教，今忽失其常度者，此殆病後腦熱，挾其平日心理上之疑雲自構幻象，汝乃違信之，徒自頹喪而傷父母之心，甚無謂也。我願汝勿再言此」。德笑曰：「爺亦不信兒語耶？兒爲此言，徒以世人之改改冀以諄諄者令其昭昭也。爺，爲幻則幻之也可，兒自茲不復言矣」。既而以手爪布算推一合十者再，作獨語曰：「尙有十日，尙有十日，可厭哉！」語既，瞑目而裏而睡，聽之鼻息吁吁入夢矣。夫自知亡日，見於故書雅記者不一而足，女德其果前知耶？心竊憂之，然猶

冀其不驗，乃不意至月之十二日，昧爽竟爾臥化，適符十日之數。噫，異矣！德自二日絀口一服以後，不甚發言，亦不肯進藥，與食則食，與飲則飲，惟長日合兩掌作和南狀耳。強擊之，則隨擊隨合，至化去之前二日，忽不復合掌矣，但以兩手指時時隨離合勾，動作種種姿勢，或伸者，或屈者，或鉤者，或叉者，或圓如環，或拱如橋，疑為臨終內風之鼓動，然按其結構之形，鉤鑲有法，變化有度，一一合於如來秘密軌儀中之金剛手印，不但非所素習，恐其腦海中從未印此名詞之影，果何自而來耶？化去之時，適面裏偃臥，為狀至醜，聽其息，調也，按其脈，至也，呼之不應，家人以為殯也，越兩小時呼之仍不應，余與內子共呼之不應如前，然氣加促矣。斯時萬象幽寂，天宇忽明，微雲搖曳，映曉日作紺碧色，而滿室氤氳，觸鼻生香，非旃檀，非蘭麝，莫能名其何香也。知有異，急視之，則已瞑目含笑，離此世界而逝矣。體溫終日不散，額際尤熱，至次日侵晨始冷，隔兩日殮，殮時舉體柔軟如生人，骨節屈伸無所梗，習於殮術者，靡不咋舌稱異，以為罕觀云。嗚呼，吾女德今已矣！追溯所言，令我惻怛迷離，莫知所屆。其信耶，否耶？其病中譫嚅耶？其果生有自來耶？謂為病中譫嚅乎，然譫嚅無不凌亂不倫，何以若是之有物？有則翔實似義林之記載，警策似尊宿之語錄耶？且本屬信徒以念佛持齋為職志者，臨命終時，神志專一，湧現勝境，事或有之；而吾女德則曾入學校，具新智識，平日有以神怪仙佛之說進者，輒辭而闕之，於內學秘帙從未讎涉，七趣三涂之說，不特概乎未聞，且於余之日誦楞嚴法華

雖未敢隱為腹誹，或不免付之目笑，何以一病之後，判若兩人，不知者忽知，不言者忽言，滔滔繩繩如數家珍耶？然則其可信耶？謂為生有自來乎？然天女受身必兼福慧，即不能以智慧炫耀濁世，亦當以享用酬當苦修，何以又以曇花之一現，幾類石火之暫明，得快婿而不能享一日閨房之樂，未婚而遽歿，致德以此抑鬱無歡，卒釀此疾，其疾也；又患最痛苦之呃逆，水米不克沾唇，綿歷九旬之久，生有自來者，其若是耶？然則其不可信耶？雖然德之為人，豐儀端麗，不加瑣飾，靄若春華，其性情和易而敏活，見事至明，不為察察之行。事父母孝，兄弟怡怡如也，待人接物，輒如懷以予，慈祥之色，盎溢於面。讀書上口成誦，不為章句鉤距，而能通大義。初肄業上海愛國學校，勤敏冠其曹。嗣以余常宦游，兩兄各就學於外，母留滬獨居，恐母氏之岑寂也，乃棄學校而就家居，然一編在手，漏夜不輟，凡女子應有之學識盡具焉。婚於沈氏子，即其季舅沈衍齋之次子，敦品勤學亦近世之佳子弟也。婚期垂定矣，不幸遭疾暴卒，余夫婦秘之不令德知，一夕德至劇場遇其姑，姑見德，搵淚避之，德悟，急歸擁被而飲泣，內子知不可隱，乃實告之，且勸之曰：「修短命也，事至此可若何。守貞之說，近世已不成問題，父母祇汝一女，行為汝擇佳耦也。」德淡然曰：「脫我不嫁者，父母於眷屬中得毋缺其一乎？然如此生涯，亦殊乏味耳。」內子再三撫之，乃收淚而強笑，自是嬉笑如常，不復及一字。長日無事，或課稚弟讀，或與諸兄蹴鞠為戲，余偶歸，必親承色笑，歡洽逾於恆時，驟視之幾無纖毫拂意之

與沈北山書

北山足下。與子別四閱月矣，南禽返巢，時懷朔風，離索之感，積於陵阜。茲從張君暎南處，得見手函，并諷妙句；固已撫千里之牘，而夢入長安，讀四愁之詩，而神馳西鄂矣。然三復循環，竊有所惑。憶昔傾蓋燕北，聯袂都門，羣秀爭芬，新交負氣，履趾星錯，觥籌電閃，人樂未央，君悲忽至，叩箸而起，仰屋歎息，狂談鼓耳，繹出情絲，清酒入腸，翻成愁海。予問所由，答言不知。然猶以足下情性踈涼，境遇佗僚，而不之怪也。乃今讀足下所與暎南書，悼往悲來，計榮籌辱；秋蟬附壁，乃怨草根，斥鷃巢籬，忽增棘刺；而且以志氣之相同，怨踪迹之不合，抑若此身不登福地，亦願良友共安蓬廬，是仲容掛棍，禁北阮之曬錦，去華下第，疾李邵之登科，所言益下，何其謬邪！敢貢迂言，申其愚懷，惟足下圖之。側聞科名之設，志在拔奇，茂秀之登，事非給食，苟學海之既見，卽命宮之所存。俗人不察，沒世營營，揆厥所由，其故有二：彼如牧羊之奴，初免笞罵，販馬之客，妄思功名，志在倖獲，本無遠慮，苟使頭銜增木主之光，姓名掛臧獲之齒，則蟻螻同穴，亦足爭雄，雞犬升天，居然得意矣！又或唐宋不知，魏晉無論，撫岷山之記，問太傅爲誰，讀蘭臺之史，辨孟堅非固，兔園幾冊，就木而始離，驢鳴一聲，引吭而卽效，假令資志以終，何以爭名于世。凡此兩端，皆由底蘊不堅，根基不厚，所以祿火熾腸，熱

潮涌腹也。至於生有和嶠之名，時非魏文之夢，終南咫尺，捷徑方開，銅山萬仞，泉源斯出，若此之倫，更不足道。若足下者，鑿檀而視，猶有父書，開篋而觀，非無神筆，果使文章有價，躋龍門而上登，時命忽來，聽鹿鳴以赴燕，則此後之取卿相致富貴皆未可知也。方今八埏繁宴，七曜遲度，正可乘此泰和，抒其懷抱，得尺得寸，著手皆春，爲雲爲龍，隨時作雨，斯固足下之幸，而亦吾儕之願也。卽不然而玉孕於石，珠藏於淵，卞和抱璞，一則而歸山，齊客鬻金，終朝而罷市，亦將砥業名山，寄身汗簡，馬卿史記，或待季長以成書，揚子太元，尙俟君山之定論，斯皆各有千秋，無庸求之一朝者也。而况賈生發憤，已非幼年，屈子離騷，半成晚歲，足下當士衡作賦之時，爲蘭成射策之計；卽使泥難成夫燕壘，功不奏乎龍鬚，日月倏長，未爲晚也，而今之汲汲若斯者，豈謂兜率陀天必寧馨而可貴，兜環福地非壯盛所宜探，何所見之不廣邪！樸以爲足下宜屏除夙習，一志潛修，劉孝標之自序，束之高閣，馮敬通之年愁，視爲利斧，則實獲我心者不少也。春寒料峭，千萬珍重，北燕南翔，有以答我。

按沈北山名鳳又字誦堂，是那時代常熟的一位奇士。他與孟朴先生是總角交，從小就由孟樸先生的父親資助撫養大的。後與蘇州費吧懷大史的女公子結了婚，不料床第間的糾紛，把這位沈先生刺激而成了憤世疾俗的怪皮氣。他決心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死亦甘心。時康梁失敗，西太后專政，北山到京，以爲這是好機會，於是草就一篇奏稿，請太后歸政，殺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稿成無人肯爲代遞，同鄉怕他鬧亂子，派人押送他回南。不料他路過天津，竟把這篇奏稿送到國聞報發表了。他回到常熟，住孟朴先生家。常熟縣得密電

，令拘禁沈，持電訪孟和先生，沈聞訊挺身而出，遂入獄。及辛丑和約告成，大赦出獄，可惜那時候！他已瘋了。上面兩位，是北山入都時，孟和先生勸他和他答覆的信，我們看兩方面都是情辭悽惻真摯動人，這樣的友情，求之今日，真已罕見了。

(編者識)

附覆書

棣再拜，復孟樸足下。客歲涂月，奉讀手書，兼之著述，發蒙解惑，愉愉在心，何幸復惠惠音，聲其性繆，奔霆裂石，以震耳聾，灑雪披霜，以洗腸熱，雖德璋疾彥倫之懷祿，叔向規宣子之憂貧，不逾此切切也。直諒之誼，尚在故人，固陋之胸，不妨一貢。棣學問窮拘，性情枯澀，巢籬者非高飛之鳥，脫輻者豈行遠之輿，若使藻火其裳，朱丹其轂，扶持日月，驅策風雲，恐蚯蚓爲龍，四海竭其潤澤，羔羊代虎，萬山失其威棱，故已謝植芻爲未能，聊乘舟而不信矣。况乎大布之衣，溫齊蜀錦，脫粟之飯，飽並吳羹，范史雲久處清貧，王夷甫恥言阿堵，卽或效阮籍窮途之哭，羣昌黎祛鬼之文，豈至段晁董遭逢作程羅捷徑，中山之筆，易王戎之壽，闕里之經，博和嶠之地，鹽鹽窖米，點盛世之科名，連騎擊鐘，汚先人之清白，而足下乃疑棣欲取卿相致富貴，何不察之甚也。棣所以汲汲於科第者，言之誠似文過，聞者半疑託詞，然喬足下交棣深，愛棣篤，故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棣少失乾蔭，但有偏親，伯兄客指紳之家，仲

氏就外傳之教，中宵講學，母氏劬勞。每當四壁皆風，層冰在硯，綿數重而未煖，指僮僕其莫仲，鳴柝復來，高堂無寐，未明音讀，則示之方言，不解波戈，則授之筆說；乃悟不知學，耳受心亡，非函胡其聲，卽恍惚若睡，致起斷機之歎，大傷畫荻之心。今不肖之軀，居然冠者，而兩遭紅勒，再下丹池，誦尊君「尙有名心爲老親之句，輒刻肌刻骨，不能自裁。伏思尊君有道，聲名洋溢中國，等身著作，珍重名山，而且誦鳴鹿之詩，既逾十稔，掌輿鳩之政，又越廿年，固已春滿蘭陔，華生護背，然猶欲鳳池身到，燕寢懽添；况棣今日者，瞻南山其既遙，上北堂而無見，才非枚馬，何足以誦清芬，行非由夷，何足以承世惠，苟非覬覦一第，將何以報答九京，設竟康了才聞，道然無覺，人情之中，能有是乎！雖然教子初心，非由科目，不學無術，便非顯揚；足下以屏除風習，一志濟修爲規我，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自當終吾之生請事斯語。所懼一斑莫見，七孔皆封，涉水無津，呼雲不應，更望足下賜以指南。自冬徂春，猶尙稽古，六書之旨，略有所知，設足下在都，朝漸而夕摩之，所得或不止此也。橫睇天末，念切神交，定省之餘，無吝金玉。

女德徵文言行小記

德之言曰：我病垂三閱月矣，四肢百骸，婉孌衽席

來。傅彥長道：——這事祇怕是法國的特長，他國模仿不來，尤其是我們的中國。客廳的主角，總要女性，而且要有魔力的女性；我們現在可以說一個也沒有；即使有，照目下我們的環境，習尚，也沒有人肯來。

詢美道：——從前本想把郁達夫的王女士，來做犧牲品，那裏曉得這位王女士，也祇歡喜和情人對面談心，覺得很好，社交稍微廣大一點，也是不行。

我說：——那麼陸小曼何如？

彥長道：——叫他碰碰和，唱唱戲，是高興的；即使組織成了客廳，結果還是被蝴蝶派占優勝，我們意中的客廳，只怕不會實現。

後來，詢美又講起了法國有個羅俄學會，裏面有關器俄信仰者格來氏，曾做過一部羅俄文學研究，極有價值。

(五月二十四日)陳季同是我法文的導師，我在真美善雜誌上已經提過多次了。這回因張若谷來，又提起了他。若谷提議像這種世界文學的先驅者，我們應當替他做一篇文章，表揚一下。這日，張若谷又介紹我到法國圖書館去(Alliance Française)尋兒繙閱書目，恰發現了陳李同的作品四種。真是巧遇。今將他的書名，寫在下面：

一個支那人描繪的巴黎

Les Parisiens peints par un Chinois 1 vol.

黃衫客傳奇

Le Roman de l'homme Jaune 1 vol.

祖國 Mon Pays 1 vol.

支那人的劇場

Le Theatre des Chinois 1 vol.

尚有一種名：Les Plaisirs en Chinois (支那人的享樂)沒有看見。Mon Pays 的內容，計文十篇，目錄如下：

1. 支那社會組織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 la Chinois
2. 支那的一個貞德 Une Jeanne d'Arc Chinois
3. 支那學生 L'ecolier Chinois
4. 嚴公夫人的歷史 L'Histoire de la Duchesse Nieu
5. 支那游歷 Voyage en Chine
6. 支那益蟲 Les Insects Utiles de la Chine
7. 支那商的教育 L'Educ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
8. 支那的猶太人 Les Juifs en Chine
9. 支那水利 De l'utilisation des Eaux en Chine
10. 世界的議會 Les Parlements du Monde
11. 支那亭子 Les Pavillon Chinois
- 支那戲劇，計六卷，卷頭獻給 Mme Marie Talbot
- 自敘，一卷，戲劇，二卷，著作人，三卷，曲，四卷，類，五卷，脚色與風俗，六卷，幕閉。

(五月二十五日)我又全夜沒有睡，譯了一段莫利愛的青年事蹟，又看了 pierre Louys 一節論文，題目是：莫利愛傑作的著作人，是不是高耐？——這個奇僻的問題，他的意思，是不信是莫利愛自己做的，是高耐一代作的；他的證據，就是兩點，一莫利愛沒受過高深教育，二莫利愛沒一些遺留的手稿，有的，祇有兩張收據，綴字多錯誤，便斷定做不出假面人，厭世八等諸作品，真算得奇論了。

有人問我道：——魯男子的戀，是不是事實？

——當然是事實。但情節有變換或顛倒，時間不盡同真事吻合，這是各小說家自序體的小說的常例，祇爲所重的在情感，所以寫情感處全是真的，幾乎沒些子虛偽。

——齊宛中不用說是實有其人，難道附屬人物如丫鬚阿林，也是真人，事情也是真的嗎？

——是，但不是本鄉人，也不是本鄉的事，是我浪漫史中一段最疚心的事。

唉！這件事，一提到，我心裏總覺怦怦不安。我良心上過不去的事，當然不願面告別人，記在這裏，當我的懺悔吧！

我幼年時，感情極豐富，性慾也極強烈。我和T的戀愛，祇爲尊重她，始終保守着醇潔，沒有犯她的童貞，這是真的，但我的受苦是大了。記得每早晚相會後，經過一番假倚纏綿的親暱，沒有不弄到神智迷離的程度。你想，像我那時情慾正盛的時候，受了這種刺激，全身如火一般燃燒，如何過得去呢？在先，祇好學着西廂記上指頭兒告了消乏的法子，發洩一下。心裏終究不滿足。慢慢兒，就想真的試驗了。第一個，是年輕的僕婦，相貌並不好，是胖胖的圓臉，兩頰常是緋紅，像兩顆桃子一般。年紀約十九歲。——我那時祇有十六歲，我略略的引誘一二次，竟把她弄得狂了，竟色胆如天的早上到了我床上，這是我第一次性試驗。不多幾日，被母親覺察，把她轟走了。第二回是個鄰女，姿色比較的好，却是她來誘惑我的，我也就來者不拒了。這種行爲，當時很自知不對，一做後，無不

悔恨，不過一到不可遏抑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又犯了。爲了這種事，被T知道，不曉得暗暗吵鬧多少次，常常弄得我遍體鱗傷，然她却能了解我，體諒我，知道是胡鬧，並不動真情。然習慣却養成了，我一生的浪漫行爲，未始不伏根於此。

後來我和T婚姻問題，已絕了望，我病了一場，精神頹唐到萬分。這種舉動，也不發生了。不過終日唉聲嘆氣，過着愁夢光陰。父親那時在京，怕我弄出真禍來，叫我到北京去，應順天鄉試。我一進京，住在常昭館裏。有一天，臨晚出門閒步，忽見斜對門一個大宅子裏，門上貼着都察院徐的門條。走出一個十五六歲垂髫的女子，手裏拿了一個信封似的交給門公，便站在門階上閒看。

我看她長得眉目如畫，膚色雪白，尤其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竟有幾分像T，不覺呆看住了。我那時T的形象，還印刻在腦裏，一見相貌好些的女子，總覺得像T。

她被我看得長久也覺得了，頓時把眼光瞟過來，正碰上了，一點不避我，彼此對看了好久，大家笑了一笑。

從此，每天臨晚，我總到門口，她常常出來。記得到第三天晚上，我和她說的話了。

等到第二次進京，我還去訪問，長班告訴我：她在去年上害癆病死了。我聽見這消息，哭了她幾天。我疑心她的病，是不是因憂鬱而起，也沒處去問，直到如今，還是我良心上一件最難過的事呀。她姓林，小名叫杏春，戀裏面的阿林，實在是影射着她。

月七日驅逐奉軍直到徐州，二十日返甯。孫傳芳不發一砲，不喪一卒，唾手得到了江蘇，倒很想修明政治，賣服一些人心。聞先生與陳陶遺名，特派專使，分頭迎請二公到甯，清教治蘇的方策。時先生與孫氏初無一面緣，啓行前召集諸同志商出處。大家商議的結果，以爲蘇省自衛的防綫，經奉軍南下的蹂躪已毀滅無餘；武器解除後對付軍閥的手腕，祇能利用他好名的心理，跟他在進行賢明政治的條件下，作復興江蘇的合作。於是先生與陳陶遺同赴南京，跟孫傳芳作開誠佈公的談判。孫氏坦白表示，願以全力維護省政的獨立，不論用人行政他願督同所部絕對遵守不加干涉的誓言。於是陳陶遺爲江蘇省長，先生爲江蘇政務廳長的命令先後發表。先生任政務廳長職先後不到兩年，可是在軍閥控制下努力作復興江蘇的事業却也不在少數了，直到最後，國民革命軍北伐，孫傳芳入贛督師，因軍費的浩繁，要求省署加徵獻捐二角以應急，陳陶遺與先生，力持不可，要求孫氏遵守他以前不干涉的諾言；孫氏勢促力窮，不顧利害，強迫實行，於是陳陶遺掛冠而去，先生也稱病請辭了。

一九二六——一九三一 自從一九二六年之後，先生就放棄了他政治的生涯，重又回復到他文藝的生活上來了。在一九二六年中，他就跟他的長子虛白計劃着設立一家私人資本小規模的書店。開書店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發表一些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也可借此拉攏一些文藝界的同志，朝夕盤桓，造成一種法國風沙龍的空氣。因於一九二七年開設真美善書店，並發行真美善雜誌。先生於著述之餘總喜歡邀集一班愛好文藝的同志，作一種不拘形跡的談話會。那時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滿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歲三十歲的青年，可是先

生樂此不疲，自覺祇對着青年人談話反可以精神百倍，所以一般友好，都取笑他是一個老少年。不幸，上海居大不易，先生雖作官十多年，却是毫無積儲，再加以連年荒歉，老家中接濟告竭，而真美善書店，根本就不希望它是一個生財之玩意，於是先生竟沒法子再在上海住下去了，遂於一九三一年的秋季遷回常熟過着他晚年的種花生活了。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在這三年裏，先生雖住在風景佳麗的園庭裏——他自己的花園虛鄧鄰居——可是他外受經濟的壓迫，內心裏又抱着老年人枯寂的苦悶，精神上實受着不可言說的苦痛。同時他的體質也日就衰頹了，想提筆屬稿，心臟就會發生怔忡的現象，到後來，就是想拿本書用心讀一下，這種病象也會來了。做文章不能，看書又不能，簡直奪去了他半條性命，他的苦況可知。可是他的心却還是熱烘烘的，他的熱情還是奔放地要找一件東西去寄託的，於是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中，他注全力在種花上。在園中闢出四五畝地的一角，他計劃着布置花壇，建造花棚，這裏掘個池，那邊開條徑；同時又買了許多園藝的書籍研究土肥，選擇品種，然後遍徵中外各園的名花種子，親自督同花匠，灌溉培植，這樣一來，他一天的時間，大半天消磨在園地裏了。然而，到最後兩年，他的體質更不行了，偶感風寒一病就是幾個月；直到一九三二年的冬季，他的母親患病疾作故，那時候他也臥病在床，受了這樣重大的刺激，當然病益加重。後來，幸虧調養得宜漸就康復，不料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小小的感冒，竟結束了這一位文學家又兼政治家的生命。